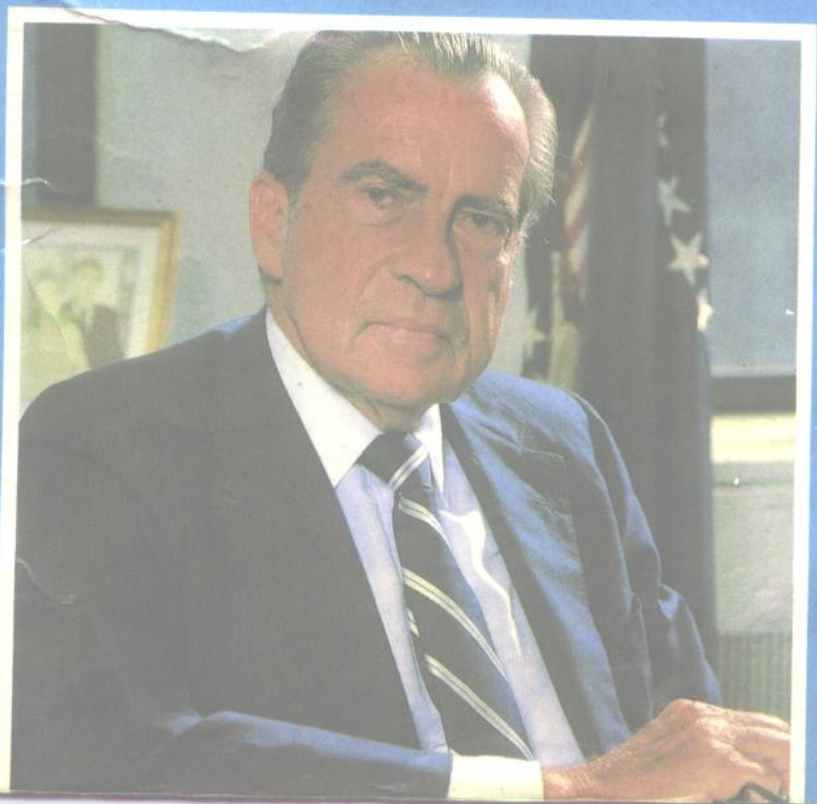


1999年：

不战而胜

〔美〕 尼克松 著



D509

D136/03

1999年：不战而胜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王观声 郭健哉 李建英 译

徐亚男 冯小兰 吴方方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by

Richard Nixon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88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今 晨

封面设计：施本铭

1999年：不战而胜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王观声 郭健哉 李建英 徐亚男 冯小兰 吴方方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1 字数：228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7次印刷

ISBN7-5012-0212-5 /D · 19 定价：4.4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新作。尼克松写作本书时，正值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和新思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苏美达成了中导协议，许多热点地区的冲突正在降温，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对话和缓和的明显趋势。与此同时，多极世界的特征日益突出，美国的地位相对衰落，国际关系格局经历着剧烈的变动。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不小的讨论。各种不同倾向的学者、政治家们殚思竭虑，估计当前形势，分析世界走向，设计美国的对策。尼克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本书，根据他一生政治、外交生涯的经验，为美国和西方描绘出一幅中长期的战略蓝图。

尼克松代表的是对形势的发展和苏联的新思维持较为谨慎和保留态度的一派。他认为，苏联人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追求目标是不战而胜，美国则不能谋求不战而和，它也必须谋求不战而胜。美国和苏联从未在战争中互为敌国，但两国正在进行着的“和平的战争”却是一场殊死的较量。尽管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新步骤，个人风格也与前任截然不同，但苏联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国际战略目标。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始只是意味着美苏争斗进入了一个危险和

具有挑战性的新阶段。戈尔巴乔夫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遇到的最敏锐、最能干的手，如果他的国内改革取得成功，美国在21世纪将面对一个更可怕而不是更容易应付的超级大国。在尼克松看来，美苏之间不可能达成彻底裁军的协议，美国也不可能建成万无一失的对付核武器的防御系统。因此，在美苏关系方面，美国需要的是一项将威慑、竞争与谈判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政策。就是说，美国仍然应该遏制苏联，同时利用美国的经济技术优势同苏联进行无限制的竞争，并且利用苏联的困难和急于同美国缓和的时机，同苏联谈判，压苏联作出让步。

尼克松在这部著作中将西欧称为“分裂的巨人”，主张赋予北约新的活力。他高度评价日本防务预算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限制的深远意义，认为日本必须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当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肯定了中国十年来的改革，分析了中美苏相互关系的状况和趋势。他预言：“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他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土壤和气候，必须保证同中国的关系存在和发展下去。他声明，“我们的行动主要是为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中国。”

在本书中，作者毫不隐讳自己的反共立场。他对各种问题的分析，都是从东西方长期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的。他对一些具体问题所提的策略、对策和建议，如美苏谈判中美国必须采取的六条关键策略、美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共革命运动”的三个条件、与非共产党独裁政权发展关系的四条指导方针、为了与莫斯科进行有效的竞争必须加

以提高的六项关键性能力，等等，也无一不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些都是毋庸赘言的。

尼克松这本书是有代表性的，对于了解尼克松本人的政见，以及当前美国政界、学术界的主张和美国今后可能的政策趋向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们特将全书翻译出版，以供国际问题研究者和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各界读者研究、参考。

本书的译者为以下同志：第1、2、8、9、10各章为王观声、郭健哉所译，李建英、徐亚男译第4、5章。冯小兰译第6、7章，吴方方译第3章，由王观声、郭健哉校订。

目 录

出版说明

第一章	最血腥和最美好的世纪·····	1
第二章	两个超级大国·····	14
第三章	如何威慑莫斯科·····	58
第四章	如何与莫斯科竞争·····	93
第五章	如何与莫斯科谈判·····	162
第六章	分裂的巨人·····	201
第七章	勉强的巨人·····	229
第八章	苏醒的巨人·····	251
第九章	第三世界战场·····	276
第十章	一个新的美国·····	316

第一章

最血腥和最美好的世纪

12年后我们将庆祝一个千年一遇的日子：一个新年、一个新世纪和一个新的千年期的开始。在这历史性的一天，人类将首次面临这样的抉择：不仅是我们能否使未来变得比过去更美好，而且是我们能否活下去过未来的好日子。

一千年前这个文明世界怀着一种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不祥之感跨入了这个千年期。宗教领袖们根据圣经的预言，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他们担心在1000年，上帝的力量将摧毁这个世界。而2000年面临的危险是，人的力量将摧毁这个世界——除非我们采取决定性行动予以防止。

当我们在1999年回忆20世纪时，将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美好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中，1.2亿人丧生——这个数字超过了1900年前历次战争中死亡者的总数。然而同时，这100年中取得的技术与物质上的进步又超过了过去任何时代。20世纪将作为战争和奇迹的世纪为人们所铭记。我们应使21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

尽管就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而言，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但就和平期间所取得的进步而言它却是最美好的。两次

大战席卷了各个大陆，然而医学科学却在地球上清除了多种疾病。尽管20世纪中死于战祸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战争中死亡者的总数，但农业进步却防止了饥荒，所拯救的生命超过了有史以来饿死者的总数。

在19世纪后期，有些人认为进步已经到顶了，人类应节衣缩食，学会在一个无增长的世界中生存。

- 1876年，一家波士顿报纸的社论谈到电话时说，“有识之士都知道，通过电线传导声音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这一做法也没有实际价值。”
- 1878年，一位英国教授在世界科学博览会上参观了电灯之后说，“巴黎博览会闭幕时，电灯也将关闭，并从此绝迹。”
- 1897年，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宣称，“无线电没有前途。”
- 20世纪前夕，美国专利局专员查尔斯·迪尤尔要求麦金莱总统撤销该局，理由是：“能发明的东西都发明了。”

这话说于1899年，其后仅美国一国便批准了400多万项专利。

关于达到了极限时代的一切说法都是目光短浅和愚蠢的。世界不会陷于停滞，而是在每个领域中都处于取得空前进展的边缘。人类革新的大爆发正是20世纪的主要特点。在上一世纪末还难以想象的数以百计的发明对于本世纪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战争和自然灾害使人类遭受巨大伤亡，但1999年世界人口将从1900年的12亿增至62亿。仅三个世纪前，世界人口在100年里曾有所下降。医学和农业两大战线的空前发展使20世纪发生了人口爆炸。

保健事业的发展超过了过去所有时期的总和。诸如结核、天花等曾使一些国家万户萧疏的疾病已基本消灭。1900年，在美国每生下的1000个婴儿中，死亡者为162个。据估计，1999年将为14个。英国女王安妮共生育了13个孩子，但都在10岁前夭折，因而继位无人——这只是250年前的事。

在20世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将超过粮食增长的不祥预言已被否定。本世纪初，美国40%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现在则是低于2%，他们的产量足以供养二亿三千万美国人，另有数百万吨输往国外。几百年来饥荒不断，仅二、三十年前专家们还认为不可救药的印度和中国，以现在的产量养活这两国的近20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绰绰有余。

医学和农业方面的革命使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地延长了。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7岁。1984年则为72岁。1999年将是75岁。如按目前的速度增加，下一世纪末出生的人平均寿命将为101岁。

人们还将记得，在20世纪，汽车取代了马和马车，飞机开始从火车的上空掠过，电话代替了电报，收音机、电影和电视使信息交流发生了革命。人们将记得，就在这个世纪，人类开创了电脑时代并在月球上行走。

在1900年，乘坐汽船和火车作环球旅行需要两个多月。1950年，螺旋桨飞机可以用四天的时间完成这一旅程。1980

年，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只需24小时。到了1999年，很可能已使用能够飞出并重返大气层的飞机，环绕地球一周所需的时间将以分钟为单位。

在这个世纪，主要的新闻媒介已从印刷文字变为语言广播，又变为电视图象。过去，独裁者能使一个国家孤立于世界之外并控制该国人民获得的一切信息。那样的时代过去了。今天，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已经越过了边界，而到了1999年，直接的卫星电视广播也将做到这一点。

就物质方面的进步而言，20世纪在历史上是无出其右的；然而，就政治方面的进展而言，情况却令人失望。

技术革命的最大启示很简单：只有人才能解决人所造成的问题。技术能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下个世纪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不再赞叹和陶醉于我们的技术力量，而要用它来处理信奉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各国人民之间依然存在——并将永远存在——的深刻分歧。

有史以来，尤其在20世纪，人类对于战争为何发生和取得了什么成果一直有所误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H·G·韦尔斯写道，“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赛跑。”韦尔斯期望仅靠知识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他把知识误认为智慧。德国人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之前，曾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而日本人则是文化素养最好的。

伍德罗·威尔逊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标是驱除专制独裁的政府，使民主在这个世界上有安身之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专制政权都是那场战争的遗产。在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民主取代了专制。然而它却极大地加强了第四个专制国家——苏联。作为一个核超级大国，莫斯科现在的军力已超过了柏林、罗马和东京的前独裁者们的军力总和，对自由与和平已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专制君主制度和殖民主义，但并没有在全世界普遍推行代议制民主。20世纪初期，世界人口的11%生活在民主国家，20%处于君主制之下，69%在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中。今天，全世界人民只有16%生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中。极权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初还只是一个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现在已统治着世界人口的35%。其余的49%生活在非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权下或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中。虽然有些国家取得了进步，更多的国家实际上倒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崩溃，原英、法、荷、比、美等国的殖民地获得了独立。西方开明的知识界对于这一事态发展拍手称快。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现在的境遇比欧洲人统治时期糟得多，甚至比不上殖民者到来之前。一种更坏得多的新殖民主义在许多国家取代了老殖民主义。在东欧、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有19个已正式独立的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完全为苏联所控制。纵观政治上的得失，情况是不佳的。20世纪最重大的事态发展不是殖民主义宣告结束或民主大踏步前进，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崛起。

在得的方面，建立得到受治理者同意的政府虽然还没有在五洲四海普遍实现，但这一思想已在20世纪取得了胜利。它已几乎是人人所共有的愿望。在那些从未有过民主传统的国家里，人们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这种民主的躁动已深刻

地影响了专制政权的性质。过去独裁者们声称他们有权进行统治。今天，绝大多数独裁者则声称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治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绝大多数共产主义专制政权都自称民主共和国。

当我们在1999年回顾20世纪时，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人类在军事力量和物质进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使他们在为维护和平和利用技术进步而发展政治才能和体制方向所取得的进展相形见绌。弥合我们在技术才能与落后得可怜的政治才能之间的差距，正是我们在21世纪的任务。

开发原子能是20世纪最令人望而生畏的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只有三枚原子弹，其它国家都没有。今天，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共有五万多件原子武器，其中绝大多数的威力都超过了炸毁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城市的原子弹。

尽管人类在本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对其前途作消极的展望已成为一种时髦——据某些专家认为，这是由于核战争恐怖的阴影扭曲了我们孩子们的心灵、歪曲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把现代人在情感和心理上变成一种怪人。他们断言由于末日即将来临，人人都成了偏执狂。

然而制造了核武器的人类天才也生产了青霉素和宇航飞机。某些人玄谈技术成就的“好处”，而对其“罪恶”则感叹不已。但事实上这种比附是臆想的。我们念念不忘核武器的罪恶，这实属一种无理的自我鞭笞。真正的罪恶是战争。核武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是防止发生以常规武器作战、使千百万人死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我们必

须接受这些严酷的现实：不会消灭核武器、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对核武器无法进行绝对有效的防御、我们必须学会同原子弹安然相处，否则我们会死于原子弹。

核武器不可能置我们于死地，而对核武器的存在坐卧不安——如果这阻止了我们去处理那些不管原子弹是否存在都可能导致战争的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分歧的话——却肯定会。

在20世纪发生了几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也取得了最伟大的进步。在这100年里人类实现了自己的最大破坏力和最大创造力。42年前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演讲时谈到了这一矛盾的现象。他说：“科学的闪光翅膀可能载回石器时代，现在给人类在物质上带来无穷福祉的可能使他彻底毁灭。”在这些遗产中，哪一种遗产在下一个世纪将左右人类的命运？由于美国是自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决定哪一种遗产将持久存在下去的主要责任落到了它的身上。

遗憾的是，许多美国人不愿肩负起这种责任。用各种客观标准衡量，当今的一般美国人已过上了空前未有的好日子。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他们有更多闲暇的时间、赚更多的钱。然而他们的目的性却模糊了。一个世纪前开展工业革命时，美国在扩展，美国人言必称天命论^①。那时一般美国人的潜力受到疾病和匮乏的限制，但他们却意气风发。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已无虞匮乏，但我们却往往把精力浪费在责难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价值取向上。

^① 指美国对外扩张乃天命所定的唯心史观。——译者

倘若美国在国际上不起一种核心作用，和平与自由就无法在这个世界存在下去。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许多美国人对此感到很不舒服。安德烈·马尔罗有一次告诉我：“美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己不加争取却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但如果我们不出面领导自由世界，将来就会没有自由世界可以领导了。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领导的责任已落到了美国的身上。我们的国家并非十全十美。有些人声称它的欠缺之处意味着它没有权利扮演一个世界性的角色。但是如果美国退缩的话，世界舞台上留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将是个心术不正、劣迹昭彰的国家。

越南的悲剧——它不在于我们介入了，而在于我们打败了——刺伤了美国。战争是在我们结束了我们的战斗作用两年之后打败的，但这并没有减轻伤痛。它有损于国外的朋友们对我们的看法，也贬低了我们在对手们心目中的形象。但它在国内造成的破坏最大。我们在越南的失败使一个不习惯于失败并总把打胜仗和真理将获胜混为一谈的国家感到慌乱。它鼓励和加强了美国人品格中固有的孤立主义倾向。它在我们自己之间造成分歧，并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错误地认定美国政府做了一件可耻而不是高贵的事情。

今天人们常说美国人已经恢复了对祖国的自豪感。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由于若干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也由于来自国外的坏消息——至少就涉及美国人的而言——只是一些比较个别的恐怖主义事件或在波斯湾偶而发生小规模冲突，因而许多美国人感到情况比八年前好了。

然而，不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民族自豪感是没有什么

作为的。缺乏国际责任感的民族自豪感是空洞的。没有为我们深感骄傲的事物分担责任的激情——这样的民族自豪感是自私的。我们所谓的恢复了民族自豪感往往只是自在而舒服的自我陶醉。真正的自豪感并不是来自于回避矛盾，而是投身于矛盾之中，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朋友而奋斗。

要在美国人以及我们在国外的友邦和盟国之中建立起对美国的新的持久的信心，仅靠诸如入侵格林纳达和袭击利比亚等几次成功但却规模较小的军事行动是不够的。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人民有美国人那么安定而富裕。我们的巨大实力和福分都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求我们奉行最终目标是使世界变得更安全、更美好的国内外政策。这场为自由的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其成败所系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武装斗争。如果美国不能承担其全球责任，西方将失败，这个世界在下个世纪将变得比这个世纪危险和残酷得多。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应首先抛掉对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转所抱有的幻想。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冲突是不合人情的、各国人民基本上都很相似、分歧是因误解而产生的、永久和完美的和平是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历史已逐条否定了这些看法。多少世纪以来国际冲突从未间断。各国在一些基本方面——政治传统、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动力——各不相同，这些往往孕育了冲突。利害关系——我们的确对对方彼此有所了解——引发了争端，最终触发了战争。只有当各国承认冲突的存在、并设法通过力量的平衡予以处理的时候，才出现了长期的全面和平。

许多高举标语牌上街游行、要求“和平”和“全球裁军”的人都认为，消除战争危险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起由某个国际组织维持的世界秩序。20世纪戳穿了许多神话，而戳穿得最彻底的便是国际组织能实现完美的和平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

本世纪曾为建立世界秩序进行过两大试验：国联和联合国。二者都一败涂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次要求美国加入国联的演讲中宣称：“它肯定将保障和平。它肯定将仗义执言确保防止侵略的发生。”国联成立后不足20年，世界上便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联合国持同样乐观的态度。他说：“应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和平并在若干年后在国与国之间实现更完美的正义的世界秩序，这一次我们对此不应失去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以来已打过120场战争。1800万人在这些战争中丧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者的总数。

派驻联合国的代表是一些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委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极其令人灰心丧气的。他们可以无所不谈，但却毫无作为。他们值得我们敬重与同情。但是美国不能把一些涉及其利益的问题提交给一个对我们抱有严重偏见的机构。

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一个只有六辆坦克的小国或六个卑鄙地身藏一颗小炸弹的恐怖分子比在东河之滨的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开会的联合国大会有更大的实际力量。使这个世界采取行动的和——且不论其好坏——是实力，主权国家绝不会将其一星半点的实力送交给联合国或任何其它机构——现在不